



三十二  
五十七

服部文庫  
117  
79  
13



117  
179  
13

五雜組卷之十三

事部一

陳留謝肇淛著

昔人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憤世之言非至當之論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聖人之心豈迥與人殊哉惟不以其道得之故棄之若浼耳後世名高之士平居大言矯枉過正勝於聖人迨其利交勢怵往往不遑寧處而失身濡足為天下笑蓋其中



未能自信而特大言以欺人也

死生亦大矣聖人教人未嘗語及死生之故但曰未知生焉知死幽冥一貫蓋難言之矣莊生汪洋自恣至於齊萬物小天地彭殤一致菌椿共年似也然其言曰人而無情安得謂之人其妻死曰是其始也吾安能無慨然即此兩語則其底裏亦自不與人異矣釋氏雖談空說有然於生死輪迴之際不免拳拳諄復焉纔覺牽牽便成障礙不如生老病死時至則行猶為達者

之言也

聖人之貴知命謂安於命不趨利避害也今人之欲知命則求趨利避害也是不謂之知命謂之逆天

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此對子路之言也聖人安土樂天無往不可進退存亡之故知之審矣何必以義命自安始無怨尤哉今之人能以義命自安不求通不諱窮亦可以為賢矣噫吾未之見也其言能安命者皆憧憧往來無可奈何

而委之命也

世之人有不求富貴利達者乎有衣食已足不願贏餘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進取者乎有不貪生畏死擇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諛惡謗黨同伐異者乎有不上人求勝悅不若己者乎有不媚神諛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輿行無顧慮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見錢不怙見色不迷者乎有一於此足以稱善士矣吾未之見也

婚而論財其究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其究也父子之恩絕婦之凌轢其夫者恃於富也子之暴露其父者惑於地也

以才名驕人未有不困者也以富貴驕人未有不敗者也以貧賤驕人未有不取禍者也

富貴驕人多出婦人女子之態才名驕人間亦文士墨客之常惟近世一種山人目不識丁而剽竊時譽傲岸於王公貴人之門使酒罵坐貪財好色武斷健訟反噬負恩使人望而畏之若

山魃木客不敢嚮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高而怙權足以殺身胡惟庸石亨是也才士不  
遜足以殺身盧楫徐渭是也積而不散足以殺  
身沈秀徐百萬是也恃才妄作足以殺身林章  
陸成叔是也異端橫議足以殺身李贄達觀是  
也其不然者幸而免耳

一日看除自三年損道心除自今之推升朝報  
也其中升沉得喪毀譽公私人情世態畔援歆  
羨種種畢具若戀戀於此有終身喪其所守者

豈止三年損道心已耶

晉人戲言云我圖一萬戶侯尚不可得卿乃圖  
作佛耶夫萬戶侯誠難求也即心是佛何遠之  
有

以圖果報之念而學佛終無成佛之日矣學佛  
者從慧眼入較易

易有太極聖人已自一言道盡矣不須更說無  
極也天下事物莫不自無而有此何必言即天  
地亦自無中來也但理須有寄寓如火傳於薪

薪盡則火滅矣謂火非薪亦可謂薪即火亦可謂薪盡而火存亦可謂薪火相終始亦可不必更着一語也

老氏道德之旨非煉形求仙之術也而世之學仙者託之老氏如今之士子讀經書以應科第而曰此吾儒之教也

今之號為好學者取科第為第一義矣立言以傳後者百無一焉至於修身行己則絕不為意矣可謂倒置之甚然二者殊不相妨生前之富

貴偶然耳俟之可也不必惡而逃之死後之文章較之功名差為久遠不可不留意也至於講明義理孜孜為善即不必談道講學獨不可使衾影無媿人稱長者乎若輕佻反覆甘於文人無行之為又何足道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貧賤之士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及教何樂之有惟是田園粗足丘壑可怡水侶魚蝦山友麋鹿畊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友

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着鄰間或兀坐一室習  
靜無營或命駕扶藜留連忘反此之為樂不減  
真仙何尋常富貴之足道乎

人有恒言文章窮而後工非窮之能工也窮則  
門庭冷落無車塵馬足之騁事務簡約無簿書  
酬應之繁親友斷絕無徵逐游宴之苦生計羞  
澁無求田問舍之勞終日閉門兀坐與書為仇  
欲其不工不可得已不獨此也貧文勝富賤文  
勝貴冷曹之文勝於要津失路之文勝於登第

不過以本領省而心計閒耳至於聖人拘囚演  
易窮厄作經常變如一樂天安土又不當一例  
論也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踈松脩竹詰屈委蛇恠石  
落落不拘位置藏書萬卷其中長几軟榻一香  
一茗同心良友間日過從坐卧笑談隨意所適  
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  
涯分於斯極矣

淒風苦雨之夜擁寒燈讀書時聞紙窗外芭蕉

浙瀝作聲亦殊有致此處理會得過更無不堪  
情景

景物悲歡何常之有惟人處之何如耳詩曰風  
雨如晦雞鳴不已原是極淒涼物事一經點破  
便作佳境彼鬱鬱牢愁出門有碍者即春花秋  
月未嘗一伸眉頭也

讀未曾見之書歷未曾到之山水如獲至寶嘗  
異味一段奇快難以語人也

四十從政五十懸車耳目未衰筋力尚健或縱

情山水或沉酣文酒優游卒歲以保天年足矣  
今之仕者涉世既深宦術彌巧桑榆已逼貪得  
滋甚于進苟祿不死不休生平未嘗享一日之  
樂徒為僕妾圖輕肥子孫作牛馬耳白樂天所  
謂官爵為他人者有味哉其言之也

宋宗室郡主允良者不喜聲色不近貨利惟以  
晝為夜以夜為晝且則就寢至暮始興盥櫛衣  
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始罷人  
以為疾余以為此驕癖也非疾也吾郡中統袴



子弟常有日午始興雞鳴始寢者然貧賤之家無之也賢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無之也驕奢淫佚反天地之性背陰陽之宜不祥莫大焉然而近數十年始有之也

什一致富者不過市井之行居官自潤者未負貪穢之聲故吾見大賈之起家矣未見汚吏之克世也

余嘗見取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頗僻自用動笑尤家之貧務逞華靡窮極奉養以圖勝人一

切孝公姑睦妯娌敬師友惠臧獲者槩未有聞曾不數時奩橐俱罄怨天尤人譟擾萬狀或以破家或以亡身其夫雖沾餘沫豐衣美食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於志慮昏頽意氣沮喪甘爲人下而不辭者未必不由此也

朱子詩傳謂周禮以仲春令會男女而以桃之始華爲婚姻之候此誤也周禮媒氏之職以仲春令會男女司其無夫家者而會之是月也奔者不禁蓋先王制禮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則昏

五經雜錄 卷十三  
姻之期當在冬末春初而貧賤之家有過期不  
得嫁娶者至仲春而極矣故聖人以是時令媒  
會合之無獲然女曠夫過是月也其有法令不  
及之處私相約而奔者亦不禁奔者非必盡淫  
奔也凡六禮不備者皆謂之奔故曰聘則為妻  
奔則為妾昏期已過即草率成親亦人情也此  
即詩所謂求我庶士迨其今兮之意也  
小慈者大慈之賊也小忠者大奸之托也建白  
者亂政之媒也講學者亂德之藪也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  
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習之者也  
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箠語其變也  
裴晉公有言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  
成功能致身卿相則天也葉若林云後人但令  
不斷書種為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  
此二語政同黃山谷云四民皆有世業士大夫  
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令讀書種  
子斷絕噫今之人但知教子弟取富貴耳非真

能教之讀書也。夫子弟之賢不肖，豈在窮達哉？有富貴而隕其家聲者，有貧賤而振其世業者，未可以自論也。夜讀書不可過子時，蓋人當是時，諸血歸心，一不得睡，則血耗而生病矣。余嘗見人勤讀，有徹夜至嘔血者，余嘗笑之。古人之讀書，明義理也。中古之讀書，資學問也。今人之讀書，不過以取科第也。而以身殉之，不亦惑哉？莊子所謂臧穀異業，其於亡羊均者，此之謂也。

今人之教子讀書，不過取科第耳。其於立身行己，不問也。故子弟往往有登臚仕而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爲幼之受苦楚，政爲今日耳。志得意滿，不快其欲，不止也。噫，非獨今也。韓文公有道之士也。訓子之詩，有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之句。而俗詩之勸世者，又有書中自有黃金屋，等語。語愈俚，而見愈陋矣。余友王粹夫自祖父以來，三世教子，惟以不妄語爲訓。可謂有超世之識也已。

五雜俎 卷十三 七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寧  
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竭  
貨財以媚權貴不肯捨此微以濟貧乏此天下  
之通惑也

素位而行聖人之道也以進爲退老氏之術也  
然聖人亦是退一步法易經一書每到盛滿便  
思悔吝故曰日中則昃月中則食天地盈虛與  
時消息但聖人灼見事理定當如此至老氏曰  
將欲取之必故予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及知

百守黑知雄守雌等語則是有心求進而姑爲  
是以伺人未免有鷲鳥將擊必匿其形之意矣  
故太史公謂申韓原於道德亦千古卓識也  
名利不如閒世人常語也然所謂閒者不徇利  
不求名澹然無營俯仰自足之謂也而閒之中  
可以進德可以立言可以了死生之故可以通  
萬物之理所謂終日乾乾欲及時也今人以官  
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厭梁肉身薄統綺通宵歌  
舞之場半晝牀第之上以爲閒也而脩身行己

好學齊家之事一切付之醉夢中此是天地間  
一蠢物何名利不如之有

訛言之興自古有之但平治之世則較少爾周  
末之詩曰民之訛言曾莫之懲然不知當時所  
訛者何事至漢晉時始有爲東王公行壽之說  
又唐時有訛言官遣棖棖殺人取心肝以祭天  
狗者又有訛言毛人食人心者有謂猥母鬼夜  
入人家者宋元時有訛言取童男童女製藥者  
國朝間亦有之然竟不知其所由起也至於黑

青馬騮精之類似訛而實有恠妖言童謠無意  
矢言事後多驗如壓弧箕服之屬又非訛矣

今朝野中忽有一番議論一人倡之千萬人和  
之舉國之人奔走若狂翻覆天地變亂白黑此  
之爲訛言蓋不但烏頭白馬生角已也

宋林存爲賈似道所擯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  
油粘木甚佳林氏子弟求之價高不可得因撫  
其木曰收取收取待賈丞相用無何似道謫至  
漳死於鄭虎臣手郡守其門人也與之經營竟

得此木以殮孰謂天道無知哉

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故倉頡作書而鬼夜哭聖人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使民得操知之權則安用聖人為矣

今人動稱陽春白雪為寡和蓋自唐人詩用之矣宋玉本文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之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則寡和者流徵之曲非陽春之曲也且云客有歌於郢中者亦非郢人自歌也

宋人有迂濶可笑者徐仲車父名石終身不踐石行遇橋則使人負之而過陳烈吊蔡君謨之喪及其門首率諸弟子匍匐而進或問之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故耳夫徐辛生江北使在江南則終身無出門之日陳辛生江南使在江北則當墜污泥溝澮中矣腐儒不通乃至於此唐道人侯道華性好子史手不釋卷或問安用此為答曰天上無愚情仙人明金陵唐詩慕道煉丹有道流勸之出家入山者唐曰家有老母

世間無不孝神仙此一語可謂的對亦可謂求道之格言也今人無慧業無至性而強欲出世難矣

晉汲桑當盛夏重裘累茵使人扇之志不清涼而斬扇者宋党進當大雪擁紅爐酌酒醉飽汗出捫腹徐行曰天氣不正天下之事何嘗無對哉

夢之無關於吉凶也審矣今兒童俗語皆謂誕妄之言曰說夢言其的非真也乃周禮特為設

占夢之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然為王者而設猶之可也季冬聘王夢羣臣庶人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不亦太見戲乎天下之廣億兆之衆使盡獻其吉夢太人不勝占而王亦不勝拜也臣民吉夢於王何與而王拜之此真癡人前說夢耳此書蓋見詩人有熊羆旒旒之語而傳會見牧人之有夢遂以為獻夢於王也不知詩之所味皆祝贊稱願之詞豈真熊羆虺蛇一時而同入夢哉

此又夢中說夢矣

今人見紀載中所紀之夢多驗如良弼九齡射  
白生蘭之類遂以為古人重夢也夫人無日不  
夢驗者止此則不驗者不可勝數矣况多出於  
附會而不足憑耶孔子大聖也少時欲行道則  
夢見周公及老而衰遂不復夢則夫子少時之  
夢亦不驗矣蓋人有六夢惟正夢可占吉凶其  
它噩夢思夢寤夢喜夢懼夢皆意有所感而魂  
不寧想像成境非直夢也余最不信夢乃一生

吉凶禍福並無一夢故知其不足憑也

程正叔渡江中流風浪忽起怡然不動有負薪  
人問之曰公是舍後如此達後如此程異而欲  
與之言則已去矣夫舍者輕性命死生若彼非  
告子是也達者齊脩短得喪若漆園子桑戶是  
也舍直是勇往不顧達則有見解矣舍者未必  
達達者自可舍渡江中流而風浪作縱欲不舍  
逃將安之謝太傅與桓宣武會稽上會於溧江  
狂風忽起波浪鼓湧諸人有懼色惟謝怡然自



五經集注 卷之三  
若頃間風止桓問之謝徐笑曰何有三才同盡  
理此達者之言也天道不可知即使一日同盡  
亦豈懼所能免乎惟聖人之言曰生寄也死歸  
也余何憂於龍哉此知命委化之言而達與舍  
俱盡之矣

孔子曰人有二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爾夫寢  
處不時飲食不節使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  
位而上作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  
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

之此三者皆非造物之咎也今之人貪色健闘  
冒險求利而不終其天年往往委於命豈知命  
者哉

好利之人多於好色好色之人多於好酒好酒  
之人多於好奕好奕之人多於好書

好書之人有二病其一浮慕時名徒爲架上觀  
美牙籤錦軸裝潢銜曜驪北之外一切不知謂  
之無書可也其一廣收遠括畢盡心力但圖多  
蓄不事討論徒宛灰塵半束高閣謂之書肆可

也其一博學多識矻矻窮年而慧眼短淺難以自運記誦如流寸觚莫展視之肉食面牆誠有間矣其於沒世無聞均也夫知而能好好而能運古人猶難之况今日乎

其有不事菟獮造語精進者此是天才抑由夙慧然南山之木不採自直磨而齧之其入不益深乎高才之士多坐廢學良可惜也宋人多善藏書如鄭夾深晁公武李易安尤延之王伯厚馬端臨等皆手自校讎分類精富又

有田偉者為江陵尉作博古堂藏書至七萬五千餘卷黃魯直謂吾嘗校中秘書及遍遊江南名士圖書之富未有及田氏者而名不其章惜夫

俗語謂京師有二末稱謂光祿寺茶湯武庫司刀鎗太醫院藥方余謂尚不止於二者如欽天監之推卜中書科之字法國子監之人材太倉之蓄積皆大舛訛可笑而內秘書之藏不及萬卷寒寒散逸卷帙淆亂徒以飽鼠蟬之腹入胠

篋之手此亦古今所無之事也

余嘗獲觀中秘之藏其不及外人藏書家遠甚但有宋集五十餘種皆宋刻本精工完美而日月不及日就泥腐恐百年之外盡成烏有矣胡元瑞謂欲以三年之力盡括四海之藏而後大出秘書分命儒臣編摩論次噫談何容易不惟右文之主不可得卽知重文史者在朝之臣能有幾人而欲成萬世不刊之典乎內閣書目門類次第僅付之一二省郎之手其泯泯魚豕不

下朦瞶而不問也何望其它哉

夷堅齊諧小說之祖也雖莊生之寓言不盡誣也虞初九百僅存其名桓譚新論世無全書至於鴻烈論衡其言具在則兩漢之筆大略可睹巴晉之世說唐之酉陽卓然爲諸家之冠其叙事文采足見一代典刑非徒備遺忘而已也自宋以後日新月盛至於近代不勝充棟矣其間文章之高下旣與世變而筆力之醇襍又以人分然多識畜德之助君子不廢焉宋錢思公坐

五經紀 卷之三  
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古人之篤嗜若此，故讀書者不博覽裨官諸家，如噉梁肉而棄海錯，坐堂皇而廢臺沼也。俗亦甚矣。求書之法，莫詳於鄭夾漈，莫精於胡元瑞。後有作者，無以加已。近代異書輩出，剗剗無遺，或故家之壁藏，或好事之帳中，或東觀之秘，或昭陵之殉，或傳記之哀集，或鈔錄之殘賸，其間不準之証，阮逸之贗，豈能保其必無，而毛聚為裘，環斷成玦，亦足寶矣。但子集之遺業，已不乏，而經

史之翼終，泯無傳一也。漢唐世遠，既云無稽，而宋元名家，尚未表章一也。好事之珍藏，斬而不宣，卒歸蕩子之魚肉，天府之秘冊，嚴而難出，卒飽鼠蠹之饕餮，二也。具識鑒者，厄於財力，一失而不復得，當機遇者，失於因循，坐視而不留心，四也。同心而不同調者，多享敝帚，而盼夜光，同調而不同心者，或厭家雞，而重野鷺，五也。故善藏書者，代不數人，人不數世，至於子孫善鬻者，亦不可得，何論讀哉。

今天下藏書之家寥寥可數矣王孫則開封睦  
棹南昌鬱儀兩家而已開封有萬卷堂書曰庚  
戌夏余托友人謝于楚至其所鈔一二種皆不  
可得豈秘之耶于楚言其書多在後殿人不得  
見亦無守藏之吏塵垢汗漫漸且零落矣南昌  
蓋讀書者非徒藏也而卷帙不甚備士庶之家  
無逾徐茂吳胡元瑞及吾閩謝伯元者徐胡相  
次不祿篋中之藏半作銀盜羽化矣伯元嗜書  
至忘寢食而苦貧不能致至餬口之資盡捐以

市墳素家中四壁堆積充棟然常奔走四方不  
得肆志緡閣亦闕陷事也

建安楊文敏家藏書甚富裝潢精好經今一百  
年若手未觸者余時購其一十一有鄭樵通志及  
二十一史皆國初時物也余時居艱亟令人  
操舟市得之價亦甚廉逾二月而建寧遭陽侯  
之變巨室所藏盡蕩為魚鱉矣此似有神物呵  
護之者今一書即百金索之海內不易得也  
胡元瑞書蓋得之金華虞叅政家者虞藏書數

萬卷貯之一樓在池中央小木爲桁夜則去之  
榜其門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其後子孫不能  
守元瑞噉以重價給令盡室載至凡數巨艦及  
至則曰吾貧不能償也復令載歸虞氏子既失  
所望又急於得金反托親識居間減價售之計  
所得不十之一也元瑞遂以書雄海內王元美  
先生爲作西室山房記然書自竟未出而元瑞  
下世矣恐其後又蹈虞氏之轍也  
書所以貴宋板者不惟點畫無訛亦且箋刻精

好若法帖然凡宋刻有肥瘦一種肥者學顏瘦  
者學歐行款疎密任意不一而字勢皆生動箋  
古色而極薄不蛀元刻字稍帶行而箋時用竹  
視宋紙稍黑矣國初用薄綿紙若楚滇所造  
者其氣色超元匹宋成弘以來漸就苟簡至今  
日而醜惡極矣

宋時刻本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  
杭刻不足稱矣金陵新安吳興二地剞劂之精  
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尋常耳閩建陽有書

坊出書最多而板紙俱最濫惡蓋徒爲射利計非以傳世也大凡書刻急於射利者必不能精蓋不能捐重價故耳近來吳興金陵駸駸蹈此病矣

近時書刻如馮氏詩紀焦氏類林及新安所刻莊騷等本皆極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費校讎故舛訛絕少吳興凌氏諸刻急於成書射利又慳於倩人編摩其間亥豕相望何恠其然至於水滸西廂琵琶及墨譜墨苑等書反覃精聚神

窮極要眇以天巧人工徒爲傳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

近來閩中稍有學吳刻者然止於吾郡而已能書者不過三五人能梓者亦不過十數人而板皆薄脆久而裂縮字漸失真此閩書受病之源也

內府秘閣所藏書甚寥寥然宋人諸集十九皆宋板也書皆倒摺四周外向故雖遭蟲鼠嚙而中未損但文淵閣制既庫狹而牖復暗黑抽閱

者必秉炬以登內閣老臣無暇留心及此徒付  
筦鑰於中翰涓人之手漸以汨沒良可嘆也吾  
鄉葉進卿先生當國時余為曹郎獲借鈔得一  
二種但苦無備書之資又在長安之日淺不能  
盡窺東觀之藏殊為恨恨耳

王元美先生藏書最富二典之外尚有二萬餘  
其它即墓銘朝報積之如山其考覈該博固有  
自來汪伯玉即不爾豈一公之學有博約之分  
耶然約須從博中來未有聞見寡陋而藉口獨

荆者新安之識固當少遜瑯琊耳近時則焦弱  
侯李本寧二太史皆留心墳素畢世討論非徒  
為書簾者余與二君皆一交臂而失之未得窺  
其室家之好也

昭武謝伯元一意蒐羅智力畢盡吾郡徐興公  
獨耽奇僻驪牝皆忘合一家架上之藏富侔敵  
國矣吾友又有林志尹者家貧為椽不讀書而  
最耽書其於四部篇目皆能成誦每與俱入書  
肆中被沙見金觸目即得人棄我取恣中肯綮



興公數年之藏十七出其目中也

常有入家細帙簇簇自詫巨富者余托志尹物色之輒曰無有衆咸訝之及再覈視其尋常經史之外不過坊間俗板濫惡文集耳甯羹鴉灸一紙不可得也謂之無有不亦宜乎夫是之謂知書

春秋以後宇宙無經矣班固以後宇宙無史矣經之失也詞繁而理舛史之失也體駁而事雜故詞以載理理立於詞之先則經學明矣體以

著事事明於體之中則史筆振矣疏注不足以翼經而反累經者也實錄不足以爲史而反累史者也

淮陰侯之用兵司馬子長之文章王右將軍之作字皆師心獨創縱橫變化無不如意亦其天分高絕非學力可到也淮陰驅市人而使之戰囊沙背水拔幟木罌皆人意想所不到之境而卒以成功司馬子長大如帝紀六書小至貨殖刺客龜策日者無不各極其致意之所欲筆必

從之至伯夷屈原諸傳皆無中爲有空外爲色  
直游戲三昧耳今之作史既無包羅千古之見  
又無飛揚生動之筆只據朝政家乘少加潤色  
叙事惟恐有遺立論惟恐矛盾步步回顧字字  
無餘以之諛墓且不堪况稱史哉  
班固之不及子長直是天分殊絕其文采學問  
固不讓也然史之體裁至扶風而始備譬之兵  
家龍門則李廣扶風則程不識耳  
史記不可復作矣其故何也史記者子長傲春

秋而爲之迺私家之書藏之名山而非懸之國  
門者也故取舍任情筆削如意它人不能贊一  
詞焉卽其議論有謬於聖人而詞足以自達意  
有所獨主知我罪我皆所不計也至班固劾顰  
泚筆已爲人告發召詣秘書令作本紀列傳以  
漢臣紀漢事所謂御史在前執法在後者卽有  
域外之議欲破拘孿之見已兢兢不保首領是  
懼矣司馬溫公作通鑑詳慎久而未成人卽有  
飛語謗公謂利得餐錢故爾遲遲公遂急於卒

五經總 卷十三 三

五  
業致五代事多潦草繁冗傍觀小人之掣人肘  
如此縱有字長之才安所施之太史公與張湯  
公孫弘等皆同時人而直書美惡不少貶諱傳  
司馬季主而抑賈誼宋忠至無所容封禪書備  
言武皇迷惑之狀如此等書今人非惟不能作  
亦不敢作也

董狐之筆白刃臨之而不變孫盛陽秋權兇怒  
之而不改吳兢之書宰相所之而不得陳桎之  
紀事雷電震其几而不動容如是者可以言史

矣

余嘗爲人作志傳矣一事不備必請益焉一字  
未褒必所改焉不得則私改之耳嘗預脩郡志  
矣達官之祖父不入名賢不巳也達官之子孫  
不盡傳其祖父不巳也至於廣納苞苴田連阡  
陌生負穢名死汚齒頰者猶媿媿相黜不置或  
遠布置以延譽或強姻戚以祈求或挾以必從  
之勢或示以必得之術哀丐不巳請托行之爭  
辯不得怒詈繼焉強者明掣其肘弱者暗敗其

事及夫成書之日本來面目士不得其一十矣  
嗟夫郡乘若此何有於國史哉此雖子長復生  
亦不能善其策也

王荆公作字說一時從風而靡獻諛之輩競為  
注解至比之六經今不復見矣但以介甫之聰  
明自用其破碎穿鑿之病固所不免而因之盡  
廢其書亦非也凡古人之制字自必有說豈苟  
然而成者若以荆公為非則許氏說文固已先  
之矣若不穿鑿附會引援故實必得古人之意

而止其不可解者闕之即不敢比六經未可謂  
非經之翼也

字有六義指事象形會意者正書也可解者也  
諧聲轉注假借者書之變也不必解者也如江  
之從工海之從每知其聲之相近而已必解其  
何以從工何以從每則鑿也天下之事有本淺  
者不宜深求之本易者不宜難求之本俗者不  
宜文飾之蓋不獨一字說為然也荆公若知此  
意必不壞宋國家矣

鄭夾深六書略凡一萬四千一百三十五字而諧聲者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一則諧聲居十分之九矣而欲一上說之可乎

切字有二十六字母相傳司馬溫公作也其中有一音而兩母者如羣溪徹牀等字蓋因平聲有清濁故不得不為兩母余常謂加一母不如加一聲凡字以五聲切之如通同統痛突之類則凡同母者可以盡廢又切平聲者當分清濁一音如風字宜作方空切今俱作方馮切則逢

字也馮字宜作符同切今云符風則豐字也此類甚多蓋俗人但知拘沈約韻漫取韻中一字切之不知施之上去入則可平聲自有二種不可混而為一也

切字之法余七八歲時一聞即悟及長以語人有學數年而竟不知者故謂此書在悟者即為筌蹄而不悟者何殊嚼蠟廢之可也

道書以一卷為一鳥寫音軸今人即謂之卷也佛書以一章為一則又謂一縛縛古絹字亦

卷字通用

今天下讀書不識字者固多而目前尋常之字誤讀者尤多其於四聲之中上去一聲極易混淆所以然者童蒙之時授書塾師皆村學究訛以傳訛及長則一成而不可變士君子作數篇制義取科第其於經籍十之八九束之高閣矣誰復有下帷究心者即有一二知其非而一傳衆咻世亦不見信從也故欲究四聲之正者當於子弟授書之時逐字爲之改正然與世俗不諧駭

人耳目人反以爲侏儻矣如上下動靜等字皆當從上聲人有不笑之者乎

韓昌黎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夫世豈有不識字而能書者抑昌黎之所謂識字非世人之泛然記憶已也漢儒之訓詁極其宏博而獨稱子雲識字至使四方學者載酒以問此其學豈淺鮮者唐王起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則識字良亦不易而昌黎之詩動用僻字古韻至今千

世之下讀之尚不盡識何況阿買也

吳孫休為四子作名字皆取難犯電字曰荷

迄寔字曰弄磻字曰昂舉寇褒字曰穉

擁此與八駿圖中商兩一字相類亦好奇

之過矣唐武后命宗楚后製十二字鑿照西天

聖地乙日田月○星虐君忠臣夙除鳳載率年

而見它書者又有生人鍾證字南漢劉

嚴制龔嚴字為名功輦轉甚余觀餘冬序錄載

宋人有衰缺養閣穩奎同上仆嫻矣勒至終

符臘妖大岳勘門據余游火沒門嚇起鬚畢慣

等字蓋俚俗之談杜撰以成字耳豈六書之正

哉今人俗字有芬和朗歪和垂嬰少鑿鈇去找

爪幫撈平竿箭芒苦等字然多見之俗牒耳余

觀海篇直音中所載視說文不啻百倍蓋人以

意增減之無非字者恐將來字學從此益淆亂

矣

樂善錄載趙韓王病遣道士上章神以巨牌示

之濃烟罩其上但未有火字趙聞之曰此必秦





東軒筆錄載王沂公命王耿按陳絳事至中書立命進孰進孰不知何物以意度之似是具呈之義

博古而不通今一病也鉤索奇僻而遺棄經史二病也孟子之文每一議論必引書或詩以證之今人為文旁採謳謔而不知引經是為無本之學矣

博學而不能運筆天限之也陸澄劉沓是也高才而苦無學術人棄之也戴良李賀是也然以才勝者患其所馳可以陶鑄若徒書厨經庫吾未如之何也已

焦弱侯謂今之讀書者不識句讀皆由少年不經師匠因仍至此其論甚快因舉數事如至大至剛以直點爾何如講事以度軌等語文義皆勝舊但李彥平讀禮記一段余未敢從蓋男女不雜坐自為句至不同巾櫛為句不親授自為句今以不同屬上句雖無害而巾櫛不親授則不通矣男女授受不親何獨巾櫛哉至四書九

經中句讀當改易者尚多如卒爲善句士則之  
履帝武敏句歆攸介攸止若此之類尚多未易  
枚舉也

少時讀書能記憶而苦於無用中年讀書知有  
用而患於遺忘故惟有著書一事不惟經自己  
手筆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閱簡編遍及幽僻  
向所忽略今盡留心敗筭蠹簡皆爲我用始知  
藏書之有益而悔向來用功之蹉跎也

余自八九歲卽好觀史書至於亂離戰爭之事

尤喜談之目經數過無不成誦然塾師所授不  
過編年節要綱鑑要略而已後乃得史記漢書  
及朱子綱目讀之凡三四過然止於是而已最  
後得二十一史則已晚矣然幸官曹郎冷局得  
時時卒業也

漢光武好圖讖至用二公亦以讖書夾之尹敏  
遂因其缺而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雖責之  
而竟不罪也讖書今世所禁不知作何狀亦不  
知何人所作但堪輿家常引讖語附會吉地以

為識地亦竟不知其所從出強半杜撰之詞耳  
 今世所傳有推背圖相傳李淳風所作以占帝  
 王世次其間先後錯亂云是宋太祖欲禁之不  
 可乃命取而亂其序并行之人見其不驗遂棄  
 去然多驗於事後雖知之何益聖人所謂百世  
 可知者豈是之謂哉

東漢至三國罕複名者莽禁之也秦以前複名  
 蓋寡然僑如無忌去疾之類往往見於經史而  
 一名不偏諱之義三代已有之則亦何嘗以複

名為非也王莽矯誣遂著為禁令至諷匈奴亦  
 上書更名可笑其矣迺其法亦行之一有餘年  
 何耶今時則複者十七亦以歲久人繁易於重  
 犯故耳且使子孫不偏諱未為不可也

周公謹矣辛雜識載先聖初名兵已乃去其下  
 一筆此事並無所出按先聖因母禱於尼丘而  
 生故名丘字仲尼豈有名兵之事妄誕甚矣  
 古之命名者不以郡國不以山川不以鳥獸  
 疾然亦有不盡然者即周公子已名禽宜尼子

已名鯉矣此蓋為人君言之也人君之名當使人難知而易避不然者則當申臨文不諱之令夫減損點畫猶之可也至并其音而更之使千古傳襲恬不知改若莊光之為嚴光玄武之為真武也可乎

宋時避君上之諱最嚴宋板諸集中凡嫌名皆闕不書如英宗名曙而署樹皆云嫌名不知樹音原不同曙也欽宗名桓而完亦云嫌名不知完音原不同桓也仁宗名禎而貞觀改作正觀

魏徵改作魏證不知徵禎不同音也又可恠者真宗名恒而朱子於書中有恒獨不諱不知其解或以親盡而祧耶至於胤義一名其不諱宜矣

陶穀原姓唐因避石晉諱而改真德秀原姓慎因避孝宗諱而改夫以君父一時之諱而更祖宗百代之氏不孝孰甚矣陶不足責也而西山大儒乃為此耶

宋人高自誇詡毀譽失實如韓范二人將略原

非所長元昊跳梁一公心力俱備尚不能支而  
乃有西賊破膽之謠王安石剛愎自用亂天下  
國家其罪不在蔡京童貫之下而引入名臣之  
列張浚志大才疎喪師辱國劉琨殷浩之儔也  
而盛稱其恢復之功比之諸葛武侯及其季叔  
如楊龜山魏了翁者空言談道豈真有撥亂匡  
時之略而猶惜其不見任用寧非噉名之過哉  
吾謂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馬溫公之  
相業寇萊公趙忠定之應變韓魏公之德量李

綱宗澤之撥亂狄青曹瑋岳飛韓世忠之將略  
程明道朱晦翁之真儒歐陽永叔蘇子瞻之文  
章洪忠宣文信國之忠義皆灼無可議而且  
用於時者其它瑕瑜不掩蓋難言之矣

易之夬卦以衆君子而去一小人在決之而已  
故謂之夬宋當元豐元祐之時君子多而小人  
寡迺議論不斷自相矛盾使小人得乘間而進  
及其敗也反謂熙寧之禍吾黨激成之譬之賊  
勢猖獗主將首鼠致敗而反怨力戰者以爲挑

覺生事不亦愚之甚哉

性有善惡之言未甚失也而孟子力排之反經  
合道之言未甚失也而宋儒深非之皆矯而過  
正矣古之行權者如湯武之放伐伊霍之遷易  
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見南子何嘗不與經相  
反經者權之對也不友則不為權矣然反而合  
道不失其經易所謂萬物睽而其事類者也此  
語何足深非又何必抵死與辯耶  
宋儒若明道晦庵皆用世之真才也雖有迂濶

不失其高下乎此者不敢知也如朱子論周益  
公云如今却是太承氣證却下四君子湯雖不  
為害恐無益於病即此數語朱之設施可知矣  
伊川見人主折柳條便欲禁制之說書時顏色  
莊嚴儼以師道自處此即子弟如是教之亦苦  
而不入况萬乘之主哉陸秀夫於航海之日負  
十歲幼主而日書大學衍義以講不知何為近  
於迂而愚矣聖人之談道皆欲行於世也大學  
說明德便說新民中庸說中和便說位育孔子

五行雜錄 卷之三  
一行相事便墮二都誅少正卯更無復按巡道  
學之氣顏淵問為邦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  
何嘗又以克己復禮使之教百姓耶宋儒有體  
而無用議論繁而實效少縱使諸君子布滿朝  
端亦不過議復井田封建而已其於西夏北遼  
未必便有制馭之策也

唐虞三代君臣之相告語莫非危微精一之訓  
彼其人皆神聖也故投之而即入受之而不疑  
下乎此者便當納約自牖就其聰明之所及而

啓迪之如教子弟然夫子於顏曾不絕克復一  
貫之訓而於伯魚不過學詩學禮而已因其材  
也故主有所長則就其長而擴之主有所短則  
就其短而翼之時當治平則當陳潤色之略時  
值喪亂則當先救正之方使之明白而易曉簡  
易而可行求有益於世而已宋人硜硜守其所  
學必欲強人主以從己若哲微寧理皆昏庸下  
愚之資而嘵嘵以正心誠意強聒之彼且不知  
心意為何物誠正為何事若數歲童蒙即以左

國班馬讀之安得不厭棄之也

事功之離學術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詩書學術之離事功自宋始也務虛言而廢實用故秦雖霸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雖治而不振虛言之害也

甚矣宋儒之泥也貶經太過者至曰春秋為爛朝報信經太過者至以周禮為周公天理爛熟之書不知春秋非孔子不能作而周禮實非周公之書也至歐陽永叔以繫詞非孔子之言抑

又甚矣

古人五十服官六十懸車其間用世者才十年耳夫以十年之久而欲任天下事敝歷諸艱無乃太驟乎噫古之人論定而後官之非官而後擇也隨才設官終於其職無序遷例轉也夫人各舉其職官各得其人十年之間治定而功成矣今之仕者議論繁多毀譽互起循資升降既不勝其患得患失之心任意雌黃又難當夫吠形吠聲之口歷官半世而尺寸未聞立身累朝



而夷跖不定是用世之具與官人之術兩失之也

今之仕者寧得罪於朝廷無得罪於官長寧

得罪於小民無得罪於巨室得罪朝廷者竟

盜批鱗之名得罪小民者可施彌縫之術惟官

長巨室朝忤首而夕報罷矣欲吏治之善安可

得哉

古之相者病於怙權今之相者病於無權其病

均也然寧以怙權而易相無以抑相而廢權相

者下天子一等耳以天下之重兆民之衆而責

之一相不假以權權將安施哉堯拔舜於畎畝

之中誅四凶進元愷惟其所為耳下此即桓公

之於仲父昭烈之於武侯符堅之於王猛猶然

也而國治民安天下萬世不以為非自末代君

臣上疑其下下亦自疑既不能擇其賢否又不

能畢其才用天子既從中沮之羣臣又從旁撓

之求安其身不可得也何暇治天下哉

上世之人善善長而惡惡短中古之人善惡相

半至於今日則衆人之所譽不能當一人之所  
 毀也百行之盡善不能當一節之少瑕也譽者  
 不以爲賢而毀者必以爲不肖也善者不過一  
 時之揄揚而瑕者遂爲終身之口實也有始譽  
 而終毀之者未聞既毀而肯譽之者也有始賢  
 而後言其改節者未聞始不肖而後許其自新  
 者也有聞人過而終身訾之者未有聞人善而  
 終身服之者也噫其亦末世之民也已  
 進賢退不肖均也論其等分則進賢宜多於退

不肖如人之養生進梁肉之時多而下藥石之  
 時少也今之薦賢者則謂之市恩謂之植黨即  
 不然亦以爲循故事塞人望而已至於攻擊醜  
 詆不遺餘力穢行俚言纍纍滿紙初若令人怒  
 髮衝冠不可忍耐久亦習以爲常矣不但言人  
 者嘖笑都不由中而被其言者亦恬不以介意  
 矣噫禮義廉耻國之四維臣子比肩立朝而令  
 尋常得恣口污穢之其究也使入頑不知耻而  
 砥礪之道喪矣且也人不復以指擿爲羞則言

者愈輕言者愈輕則聽者愈無所適從而太貪  
巨駟潛入其中不復之能辨矣為國家慮者不  
得不為之三歎也

漢陰丈人聞桔槔之說則忿然作色謂有機事  
者必有機心師金語子夏以桔槔則謂人之所  
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均一桔  
槔也在人引之則為機心在從人所引則可免  
罪今之人引人者乎抑為人所引者乎不可不  
辨也

五雜俎卷之十三終

